





東站出京  
汪士元  
劉景山  
東站來京















章安雜記

余昔初到京。友人函詢何所見。余答以京中惟蠅多狗多耳。蠅蠅狗狗。一無所見也。友復書謂君既入此。蠅狗世界。幸慎防反噬。余當時不措意也。其後頻年大亂。兵爭匪踞。殺人盈城。余不忍目睹其慘。以爲諸公爭權奪利。殘民以逞。何其忍也。不如以狗代人。練狗軍。驅希世物。不受土古。使牠。古。點畫。分明如淨泥。千載泥中埋沒。今有綠窺識。一餉摩。擊猶自得。主人應什。主人應

▲謁金門  
一闕附告 君美

題津壓勝獲泉泉



狗戰。諸公自決勝負。庶幾多傷人。此本戲言。不意一旦竟見之實事。於是狗兵狗卒。遍乎國中。狗與狗爭。殘殺如故。而狗類苦矣。狗類中有知狗軍之議。實狗自我者。遂謀報復。一夜余方思臥。忽覺有狗王強我作戰。余思我人類也。豈可爲此大傷人道之事。堅拒不起。狗王忽以巨爪擊我。奇痛昏暈。及醒則已化身爲狗帥矣。余大怒。意下令反攻王身。連夜長驅直入。狗王。幽之穴中。一面與狗敵讎

和。平分利益。狗類大歡。人類之。無不深惡痛疾。罵我賣主。我背友。我既爲狗帥。豈復尙有心。非特違不志爲善哉。且以上好生。實達則以。復效李天王之大鬧天宮。托塔李天王之天天天。首起助虐。衆狗繼之。逼玉皇皇。佔天廷。三十六天。盡成狗世界乃立天宮養狗會。以爲久古之計。是時有菩薩出現。駕祥雲。登蓮花。欲以佛法。化及衆狗。衆狗不。甚至羣辱菩薩。佛法無。矣。余雖身入狗世界。儼然人也。急起爲衆狗懺悔。狗類大譁。精粗然羣集我。欲食我肉飲我血而後快。余思昔日我友反噬之言。正驚避聞。而我已復化爲。不再預聞狗事矣。未完

大口紫色稍淡於金花。其餘心領神會。筆不能述。呂宋煙有鉄罐者。色微綠而凝結。非出蠟後經相所成。煙之佳者。色味俱異。黃爲深爲上。淡爲下。黑爲上。色。質厚。氣醇。希實也。俗俗花三者有之。大金花小金花則重數品。深黃若蒸栗者。金花本亦美。若質薄色淡。味不佳。無敵。是以散烟製之。以惑人。木桶實之。每桶重數十斤。亦。靜爲上。動爲下。無蓋爲上。有爲上。濁爲下。厚爲上。薄爲下。而薄。濁且厚。則下之。酸知意。燥毗於氣。豆屬於質。可述求爲下。

(未完)

趙之謙

世所傳紅樓夢。小說家第一品也。余首聞滌南師言。本尚有四十四回。至寶玉作有街史。史湘雲再醮與寶玉。方完卷。想爲人刪去。然以刪去爲得。余意若能于通靈失去後。再刪數處。更有盡而不盡之妙。此書妙處。只在不在盡二字。如作書者。無筆不施。無往不收。其筆力大處。如叙龐用諸篇。信手掇拾。拉拉雜雜。無一處不盡。而無一處不到。可惜用之於此等。然合其作大篇文字。亦必不工。深於文者知之。

紅樓夢衆人所看眼者。一林黛玉。自有此書者。皆若一律。最屬怪事。余於此書。竊謂其命意。不過親切愛慕終。而盡銷天地間可驅可盼之事。釐清氣象。出以脂粉精神。笑罵皆於其然。乃才貌之間。到十二分又寫得此種傲骨。而偏斃於賈寶玉。正是悲極萬分。作無可奈何之句。乃讀者竟疑中生痰。贊嘆不絕。試思如此佳人。獨傾心一統。約子弟。充其所至。亦復毫無所取。若認真題品。則全部紅樓夢。第一可殺者。卽林黛玉。余嘗持以示讀此書者。皆不爲然。夢中一賈與市。笑市僅言似之。前夜夢中。質與市。人談此事。爭久不決。余忽大悟曰。人人皆贊寶玉。故人人愛林黛玉。談者俯首遁去。余亦醒。此乃確論也。

煙雜綴 (續) (俎食)

成顏粒。乃細極不能饒緊。而又潤澤。故自而味遜者。有之。未有色不佳而味佳者。色最上者。深紫而近墨色。紫雜皆作紫墨。爲豆沙色。紫而墨者。天寶紫十三太保。牙。牙花大紫雜視天寶紫亦有深淺之別。黃有淺黃作淡金色。有黃光起者。其味必酸甚。桶中豆豉鹹菜味者。其色必黑且潤。惟此桶煙用豆豉鹹貯之每桶蓋十二兩。亦有以大爲下。靜與無蓋。綿綿若存。上之上矣。清而厚爲上。清而薄爲下。清而薄。愈於濁目四等。曰善。曰酸。曰爆。曰豆豉善神。故善爲上。豆爲下。可名象不可追求爲上。

術數雜談 (續) 無知

焦贛作易林。傳於京房。其變卦四千九十有六。易學啓蒙皆本之。此蓋上古相傳筮法也。成卦。攷占。筮策。皆同。獨占變之法稍有異同。惜其法久湮。只供今人臆斷詳說。今元鑑十測得其筮法。我類輯之。但知之者少。沙隨程迥曰。紹興末完顏亮入寇時。大有以易林筮。人過解之。壯有凶。無所能成。遂自滅身。其親切應驗如此。雖天星浮風不能過也。聞開以來惟焦可以當之。延壽著書何以知後世有亮也。又言。宣和末長慶福崔相公在州日。其時爻清無事。思此書者。虔誠自卜。得大過卦。典冊法書。藏於蘭室。雖遭亂。獨不遇災。之應卦。辭曰。坐席未溫。憂來扣門。墮堵而北走。兵來我後。脫於公口。墮堵而出。家族不損。無事歸京。乃知此書實人所製。初雖難會。按群無不中節。見者當所敬重。黃金自貴。未能盡於此書。

翔鸞閣玉印拓本經售處

女士馮潘綏先生之女公子北溟仲木之女弟也秀麗天成  
顧獨憫綏家猶分隸山公木不刻意求工而自然中短方  
慧筆字已卓然大家欲合懷清于張懷瓘爲一手其所贈  
畫簪者也爰爲定例列如左

斗方每尺四元 團扇每幅四元 屏幅每尺四元（畫  
加倍） 橫書每字四元 篆銘篆蓋特議 劍秋白水代訂

翔鸞閣玉印拓本經售處

琉璃廠振雅齋	尊古齋	致寶齋	餘古
海王村公園鑒雅齋	炭兒胡同貞吉		
官	另有目錄樣本及價格單在振雅齋		

凡以本題詠拓相贈者不取資

萬金油

欲防秋疫須備此油	欲治秋痢須服此油
欲止秋嗽須服此油	欲除蠟毒須抹此油
欲解秋暑須用此油	欲解霍亂須服此油

奇哉萬金油真秋令聖藥也

北京總代理處  
東單三條紅樓二號  
**中南貿易所**  
電話東局二五五零  
各大藥房均有代售

(實米)

▲滿洲誠諭漢官詔

策進仁皇君指勸諭衆官知道。朕養優者。遺役俱免。其舊臣中而更爾等之遺役俱免者乎。若以功論之。自初至今。則諸舊臣同朕各處征取。身經百戰。攻諸路地。輔佐朕家。以教有今日也。惟因舊臣宜力效。爾等漢官。有棄時來歸者。有窮迫來歸者。亦有被時擒而往養之者。爾等亦曾有攻取城池。摧鋒陷陣。破頭顱。折手足。身死國事者乎。彼爾之功。較之舊臣。不待朕言而自知。雖然。朕思養爾等。何嘗薄於舊臣。昔年爾等有與南朝奸細往來。反逆逃走。交滿洲官經管。父母兄弟妻子離散。又滿洲官誘爾等者。強取財物。爾等如在塗炭之中。苦無容身之地。自朕嗣位以來。爾等有通奸細者。朕知而赦之。其無故來取者。朕禁止之。出爾等於塗炭之中。另立園地而優養之。今爾等已蒙貴矣。乃不知報生養之恩。徒征不思効力。管軍不思討賊。滿洲官兵。致死前戰。爾等漢官視同陌路。不通爾親死何預於我國。故坐視而不救也。若然。則非我國之官兵矣。牛祿章京張承德。密啟紅二舅。俾三知八兩等之。既不能奮勇作戰。則如張承德之。存既救紅。亦庶為有益。此時此際。不圖報効。不思協力。更於何處出力報効也。爾等空言誑語。費說勿殺人。勿掠民。勿勿吞財物。當行仁義。人人言為我國家分憂。箇箇說我為朝

廷効力。如此上本。來說者甚衆。及既順之民。朕命勿使犯勿擄掠。申之以軍法從事。(下有二字不明。爾等反身率其兵。任意放掠。剽奪民財物。較之他人更甚。爾等之空言誑語。此番行兵。朕始同燭之空言。夫應犬不能言。養之亦知。(下一字塗改不明)主。爾等人也。朕應犬之不如。朕復何言。特諭。庚戌歲二月七月十五日。寫敕。道。在。萬葉。(此下應有殿字)喧。(應是宣宣

字之誤)諭漢官。

寬按。東華錄。崇德二年七月

玉泉秋集詩

同稚辛董卿鶴亭貞壯釋戡並携功尙游玉泉  
山得飲字  
(拔可)

素雲曲并序

路迢遙引畫輪。可堪羣盜起荆榛。閭中發盡辭氣激。誓剪烏雲碎妝飾。  
戈四擾乾坤碎。閭閻重開日月。此人尙在救不得。英雄兒女盡無

石是西甚金石反

不  
下  
土

人言爲我國家分憂。箇箇說我爲朝  
字之誤）論漢官。  
寬按：東華錄。

年七月

吟豈是心推避。計到深時轉費籌。一見著錄者。雖一

• 皆當

歌訊

(碧)

◎ 倚瓊樓雜攷

又曰 (士筮)

●  
鼻煙雜綴

(續)

術數雜談

古